

孙
毅
剧
作
选



目

录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

- 巴索1、沙狐(电影) (3)
- 巴索2、相思草行动(电视连续剧) (39)
- 巴索3、浴血北疆(电视连续剧) (153)
- 巴索4、生活不是梦(电视连续剧) (269)

舞台剧本

- 巴索1、香火 (351)
- 巴索2、乌云·立花珠美 (415)
- 巴索3、哀歌 (455)
- 巴索4、老师,您让我们好快活 (479)

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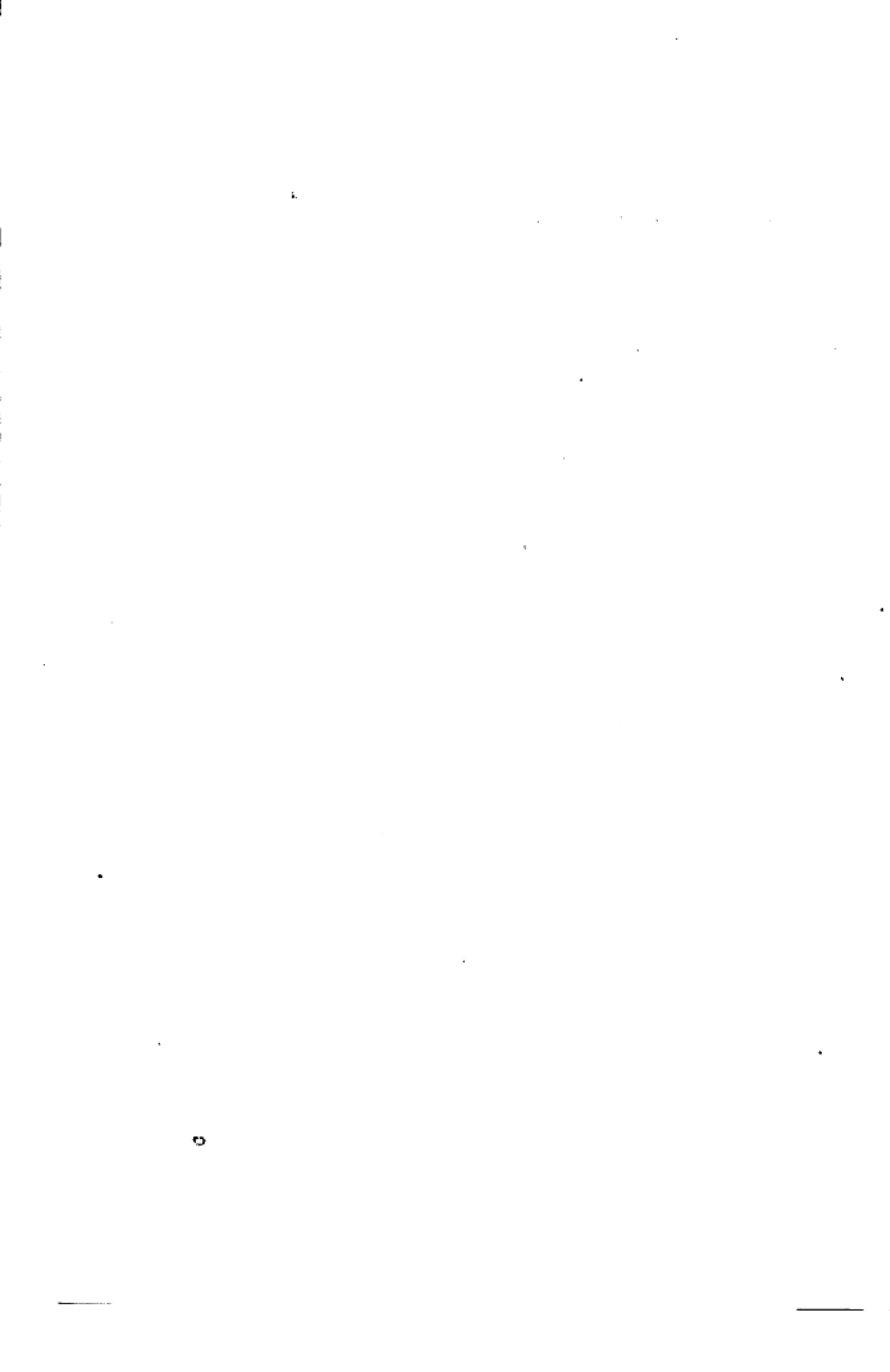
- 巴索1、红汽球、黄汽球 (527)
- 巴索2、爷爷生病发财 (535)
- 巴索3、变脸 (547)

巴索	超生游击队后传	(555)
巴索	康乐减肥茶	(565)
巴索	失妻	(575)
巴索	夕阳	(583)
巴索	人与乌鸦	(589)
巴索	速达电梯	(597)
巴索	选择	(607)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

• 电影文学剧本 •

沙 狐



茫茫无际的沙漠……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跑过。

沙漠上，留下一行浅浅的蹄窝。

沙狐奔向一座沙丘枯顶，沙丘顶上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着：莽古斯·茫赫——恶魔的沙漠。石碑下兀然躺着一副骷髅。

沙狐奔至丘顶，回头伫立而望。（定格）

出片名……

演职员表。

字幕：

在这片古老的沙漠上，在这片荒凉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人家。

大漠中袅袅升起一缕乳白色的炊烟，宛如唐诗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的配画，美而恬静。

镜头渐渐拉近。一座土坯房几乎半埋在沙中。房的周围夹了一圈红柳围障。

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从房里传出。

屋里，老沙头（姑且称之，其实他才四十多岁）正盘腿聚精会神的拉着马头琴。

老沙头的膝下摆着一个铜壶，一只瓷碗。碗里盛着呈褐色的奶茶。

沙漠上，两双跋涉的脚。

老沙头那粗犷沙哑的歌声传来：

西河湾的柳条不是长的是拔的，
啊哟，乌尤黛，哟哟，
生来俊俏的乌尤黛你，
不是生的，是画的，哟哟。
东河湾的红柳不是长的，是拔的，
啊哟，乌尤黛，哟哟，
生来漂亮的乌尤黛你，
不是生的，是画的，哟哟……

老沙头边拉边唱，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

空中飞过一只鸟儿，歌声追逐着鸟儿飞向远方……

沙漠上的行人一男一女，女的穿着一条麻花布的单裤，脚踩沙子沙沙地响。

歌声传来：

要说我想你，想得可出奇，
啊哟，乌尤黛，哟哟，
想把相思渗透到
紫檀佛珠里面去，哟哟。
假如我能变只飞舞的蝴蝶，
啊哟，乌尤黛，哟哟，
就落到你的前襟上
永生永世望着你，哟哟。

两个行人来到土房门口。

画外音：有人吗？

屋里，老沙头听见有人叫，急忙放好琴起身，两个不速之客却早已走进门里。

老沙头惊喜地站起来：“呀，胡主任。”

胡主任是林场的主任，一把大胡子，长得粗眉大眼，笑起来

很豁亮，跟在他身边的是个年轻的女人，二十几岁，一双杏眼很迷人。女人怀里捧着一个小白褂。

胡主任：“老沙头，你还活着呢？”

老沙头嘿嘿笑着：“这莽古斯沙漠只有我一位主人，我死了谁来统治它？”

胡主任：“对，你是这里的土地佬。喂，别的土地佬有没有老婆我不知道，今天，我给你配一个老婆你要不要？”

老沙头看看胡主任，然后转脸看看那女人。女人散发着不可抗拒的迷人的魅力，很美丽。

女人极害羞，勾下了头。

老沙头：“胡主任，你又开玩笑。”

胡主任笑了：“你到底要不要？”

老沙头看着一脸认真的胡主任竟不知说什么好，“这……这……”他有点语无伦次了。

胡主任一笑：“我把她就交给你了，凑合着过吧。她至少可以给你做伴，焐被，做饭。”

女人忽地抬起头，两只杏眼里流露出近似乞求的目光。

夜。极静。土房里，掌起一盏油灯，灯亮如豆，跳跳跃跃，照耀着屋里忽明忽暗。

墙上，映着两个人的投影。

老沙头（画外音）：“你叫啥名字？”

女人：“柳杏。”

老沙头：“就因为你不会生孩子就把你赶了出来？”

女人：“嗯。”停会，“还有……”

老沙头：“还有啥？”

女人开始吞吞吐吐，“他们说我是狐狸精转世，迷男人。”

老沙头盯了女人那张俏丽的脸看，“你迷男人？”

女人慌急起来，“不，不，不怪我。是他们……”

老沙头：“这里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男人。”

女人：“我和那些坏男人从来没有过什么，真的。”

老沙头叹口气。

女人小心翼翼地，“你要也嫌我，我就无处可去了。”女人嘤嘤地哭起来。

老沙头：“别哭了。”

女人立即停止了哭声，道：“我很会过日子，也很会侍候男人。”

老沙头：“你今后就是这屋里的女主人了。”

· 夜空，散落几颗星星，一眨一眨的，象人的眼，窥视着小土屋。

屋里，“扑”的一声吹灭了灯。

月亮升上来了，很亮，月光筛进方格格窗户。

炕根处，老沙头和女人的鞋叠落在一起。

炕上。老沙头从女人身上滚下来，仰了身躺着，大喘着粗气。

他生平第一次真正成为男人。

女人：“头一次？”

老沙头懵懵怔怔：“啥？”

女人：“睡女人。”

老沙头：“嗯。”

女人：“那你这四十多年可咋熬了着？”

老沙头：“骗了的驴也吃草。”

女人亲热地凑上来，抱住老沙头，“你真有劲。”停会，“我会让你快活！”

沙漠与天接壤处，一道红线渐渐变粗，变厚，变成一片殷红的颜色，很快，大漠中托出了一轮大如伞、圆如盖的红太阳。

红太阳挣脱大地的怀抱，向空中冉冉升去，颜色便渐渐地浸透出桔黄色，辉辉煌煌。

土屋里飞出女人格儿格儿的笑声，荒凉的世界有了生气。

万道霞光，洒满朝阳的小土房。

一缕乳白色的炊烟袅袅升上空中。于是画面上出现了红黄白三种颜色，很美，如一幅凝重的油画。

两只粗瓷大碗里，装着炒米和乌勒莫。铜壶的喷嘴里流射出稠稠的奶茶。

女人用筷子在碗里搅拌几下，炒米很快就涨满了一碗。她端起来递给老沙头。

老沙头舒心地笑了，“一齐吃吧。”

沙丘上，一行脚印……

老沙头扛着铁锹向沙漠纵深地带走去。女人手上拎着一个小白布袋和一个水壶，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女人：“你在这里住多久了？”

老沙头：“八年啦。”

女人：“一直是你一个人？”

老沙头：“嗯。”

女人：“这里太孤独了。”

老沙头：“你可以走。”

女人：“不，我不走，只要你不赶我走。”

老沙头干笑笑：“只要你愿意在这儿，我一辈子也不会赶你走。”

女人：“我做你一辈子老婆。”

女人紧蹙两步，与老沙头并肩而行。

女人：“你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儿？”

老沙头：“为了治伏一个恶魔。”

女人差点惊叫起来，“恶魔？谁？”

老沙头：“葬古斯·茫赫。”

葬古斯·茫赫。沙丘顶上那石碑，那骷髅赫然在目。

老沙头指着：“这里往南是一片神秘而可怕的地带，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我们管它叫死漠。记住，你千万不可越进那里一步。”

女人：“那个骷髅是谁？”

老沙头：“不知道，从我来这就看见他在这里。”

女人调皮地笑了，“他家一定还怪他为啥不给家写信呢！”

老沙头“啾啾”地笑了一下，“咱们走吧。”

沙地上，阳光下，两个舞动着的的身影。

老沙头同女人把沙打旺种子撒进沙里。

老沙头：“这是沙打旺草籽，抗旱，还有，我在那边种了许多小树苗，等它们长大了，就可以征服那可怕的葬古斯·茫赫了。”

女人画外音：“活吗？”

老沙头：“总有活的。”

老沙头抹了一把汗，坐下来招呼女人：“歇歇吧。”

女人倒过一碗茶递给老沙头喝了。

女人娇柔的拱进老沙头怀里，拉过老沙头的手，“你摸摸这儿。”

老沙头把手放在女人光滑的肚皮上，“咋会跳？”

女人怪谲地笑了一下，“你种下的……崽”。

老沙头猛然扳过女人盯着她看，突然“啾啾”笑起来，一把将

女人搂进怀里，将她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

夜。小土屋。

窗上晃着老沙头和女人模模糊糊的影子。

女人画外音：“你想办法弄几个鸡崽来吧。”

老沙头“哦”了一声算是答应。

一只柳编的大筐箩里，一群鹅黄色的绒乎乎的鸡雏啾啾叫着，跑来跑去，间或啄米饮水。

女人捧起一只可爱的鸡雏放在掌心上托着，绽开笑靥，甚是欢心。

化入：小鸡雏变成大公鸡。大公鸡引颈高歌，其声嘹亮。

草窝里，一只趴着的芦花母鸡“咕嘎咕嘎”的叫着跳下来。

女人腰里挎着一个小簸箕跨出门槛。簸箕里面装着少许玉米粒。

女人伸手抓了一把玉米粒向空中一扬……

玉米粒在阳光里反射出闪亮的黄光散落到沙地上。

鸡公鸡婆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啄食。又一只大母鸡趴进草窝里。俄顷，它“咕咕嘎嘎”的叫个不停。它的屁股后面留下一枚尚带血丝的鸡蛋。

屋里的土炕上。大母鸡“咕咕嘎嘎”的叫声化入女人痛苦的呻吟声。

女人正在生产，痛苦的扭动着身体，她的两只手死死地抓老沙头的胳膊，嘴唇处咬了一道血痕。

女人额上滚落着豆大的汗珠。

老沙头惊慌失措的脸。

女人又一声凄厉的痛叫，紧接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声。老沙

头一喜：“啊啊，生下来了。呀，这小孩的肚子里怎么拴着一根肉绳子？”

女人极是有气无力，声音喃喃，“快，割断它。”

老沙头抽出一把蒙古刀。

女人的乳房白而丰满，婴孩拱着红嘟嘟的小嘴吮住了奶头。

铁锅里，金黄色的小米粥滚得沸沸扬扬。

老沙头从锅里捞了十几枚鸡蛋放进凉水盆里。

婴儿忽然大哭，极是尖厉。

老沙头端着鸡蛋碗走进屋里……突然，他的一双眼睛瞪得可怕，手里的鸡蛋碗也跌落在地，“啪”的一声摔成几瓣。鸡蛋滚向四方。

炕上，女人裸露的胸脯，裸露的乳房，婴儿不停的啼哭，她找不到母亲的奶头。

女人一动也不动，静静地躺在那里，她再也听不到女儿的哭叫了。

沙丘上，一只灵幡。一缕青烟，一座新坟。

老沙头烧烬了几张黄裱纸，树皮一样的皱脸上藏不住失去女人的悲哀。

老沙头怔怔地面对坟茔，恍惚中，女人从坟茔中走了出来，依然是来时打扮，一条碎花布的裤子，胸前捧着一只小包袱……（闪回）

女人迟疑：“他们说我是狐狸精转世，迷男人。”

女人哀伤：“你要也嫌我，我就无处可去了。”

女人温柔：“我很会过日子，也很会侍候男人。”

女人亲热：“你真有劲……我会让你快活！”

女人：“不，我不走，只要你不赶我走……我要做你一辈子老婆。”

女人拱进他的怀里，拉他的手摸她的腹，她怪谲地笑：“你种下的……崽。”

幻觉：女人依然旧时装，顺着来时路，一步三回头，歛动着嘴唇不知说些什么，一脸忧伤凄凄惨惨远去。

老沙头眼中有泪滚落，“她娘，”他摸到一支沙柳，“咱们的女儿就叫沙柳吧，好活。”

夜。土屋里，马头琴声哀哀怨怨，荡人心愁，愁得人九曲回肠。

光阴似箭，小沙柳已长足一岁。

老沙头将小沙柳用布包好，拴在自己的背上，然后戴上一顶宽边大沿的草帽走了出去。他的手里还扛着一杆长筒猎枪。

沙打旺地里，已然郁郁葱葱。地中却有些被折断，弄得乱七八糟的，成群的野鼠正在地里疯狂……

老沙头气得七窍生烟，他巡视了一下四周，竟到处是鼠洞。老沙头跺了一脚，跺得沙土飞扬。

老沙头骑着一头黑色的毛驴走出了沙漠……

老沙头骑着黑驴返回家园，驴搭子上挂着一串铁夹子，一包包毒药。

老沙头在家里家外到处下夹子，下毒药，掘鼠洞。

一只鸡踩到铁夹子上打折了腿，扑得地上烟飞尘舞……

一只鸡啄食了带毒的食饵，顷刻间蹬腿死去……

一个鼠洞前，老沙头用铁锹挖掘下去。一只大鼠仓惶逃出。老沙头用锹几次拍打终被大鼠逃脱。

沙打旺地里，沙打旺一片片地枯黄死掉。

老沙头背着小沙柳站在地头边，面对着这灾难无可奈何，痛惜不已。

老沙头（内心独白）：“老鼠，老鼠，你们是葬古斯的帮凶吗？”

土屋里，老沙头抱着小沙柳疲惫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

梦境：女人向他走来，向他神秘地笑……

老沙头：“她娘，你去了哪？”

女人也不说话，只是怪异地笑。然后走出院子又格儿格儿笑了三声便杳无踪迹。

老沙头大叫：“她娘，她娘！你等等，等等！……”

“哇……哇……”

老沙头从梦中醒来，小沙柳正在他的怀里哭。

老沙头背着孩子，提着猎枪向坨子里走去。

沙打旺地里。老沙头惊异地望着，地里的老鼠不见了，一棵沙打旺根下还躺着一只死老鼠。

老沙头（内心独白）：“老鼠怎么突然不见了？这只老鼠怎么死的？怪事！怪事！”

突然，老沙头在纷乱的鼠迹中发现了一行兽类的脚印。

老沙头顺着这行兽类的脚印寻过去……

特写：老沙头惊异的目光。

一棵蓬蓬的沙蒿旁，站着只毛色火红火红的野兽，是一只小沙狐。小沙狐瘸着一条腿，看来是在哪被什么大野兽咬伤后躲进这荒无人烟的坨子里来养伤的。小沙狐冲他猜猜地吠叫起来。

老沙头下意识地举起枪，将食指伸进枪机瞄准那只小沙狐。

小沙狐并不跑，老沙头突然身体一震，放下枪去，瞪着眼睛看着小沙狐。

小沙狐的嘴里叼着一只野兽。它的窝边还残留着好多野鼠的腿脚尾巴等物。

老沙头树皮般的皱脸绽出了少有的笑容。